

人口問題論文彙集

新乡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
人口理论研究室 编印

编 者 的 话

1980年12月16日至17日，我院人口理论研究室与政教系联合举办了人口理论学术报告会。会上由安振武、唐堯、朱曰强、余德仁和刘章等五位同志，分别就《必须重视控制人口增长的意义》、《马寅初先生及其“新人口论”》、《关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开展人口学研究 with 四化建设》以及《提高人口质量与优生学》等专题作了报告。在这些报告中，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解放思想，各抒己见，就某些学术问题提出了独立的见解，对计划生育工作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建议。现在把这些论文汇集成册，以供人口理论研究工作者和宣传工作者参考。

这本册子编印仓卒，其中不免会有一些错误和缺点，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谭 赓 增

1981年元月15日

目 录

必须重视控制人口增长的意义·····	安振武 (1)
马寅初先生及其《新人口论》·····	唐 尧 (5)
关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朱曰强 (27)
开展人口学研究 with 四化建设·····	余德仁 (45)
优生学 with 提高人口质量·····	刘 章 (61)

※ ※ ※ ※ ※ ※ ※ ※

附：一九八〇年世界人口图表

美国人口资料局
唐 华 译

必须重视 控制人口增长的意义

安振武

人口不能决定社会的发展，但它对社会的发展有影响。任何社会客观上都要求物质资料的生产能力与人口数量有一个适当的比例。合理的人口，对社会的发展会起促进作用，否则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旧中国几千年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力非常低下，能劳动的人是生产力的主要内容。这种情况决定了人们对人多特别有兴趣。所以旧社会，人口出生率是很高的，但是由于社会文化的落后，经济贫穷，尽管出生率高，成活率很低，人口的死亡率很高，因此在旧中国，人口的增长并不太快。

在封建的旧中国，提倡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广大劳动者，由于没有社会保障，也依靠养儿来防老。在旧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很低，精神上不可能有很高的要求。一般人没有立功名，慰升平的雄心，没有轰轰烈烈干大事业的壮志，既不想发明创造，著书立说，千古不朽，又无条件出国考察，旅游观光，成名成家。他们只要求终身温饱，不愁生活，劳动一生，老有所养，死有所葬，跟前膝下，儿女一群，享个天伦之乐就是最大幸福。这种思想，解放后在人们的思

想里仍起着支配作用。加上科学技术的落后，有些人即使想少生孩子，也毫无办法。这种情况促使了我国人口的迅速增长。

另外一个原因是，解放三十年来，我们在政策上也有失误。解放后，人们的精神文化和物质生活的提高，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大大地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对这种情况非但没有及早的加以控制，反而片面的宣传人多是好，并且错误地批判了一些主张控制人口，提倡计划生育的人。这就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和生育上的无政府状态。

现在中央下决心控制人口增长，号召一对夫妇终身只生一个孩子，要求为了早日实现四化，少生孩子多做贡献。到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之内，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国封建的人口观念影响极深，必须在大力宣传计划生育的同时，深入批判封建的生育观念，大力提高人们对计划生育重要意义的认识，还应在加强科学技术，宣传优生优育方面狠下功夫；另外，立法的约束，规定社会福利、保险、退休制度，大力奖励少生，加上必要的行政纪律，经济制裁等措施，也是十分必要的。

“有计划的控制人口，有利于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有利于母亲和儿童的健康，有利于群众的生、产、工、作和学、习”。控制人口，计划生育完全符合人民利益，符合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在我国人口多、基数大、增长快、底子薄、耕地少、生产力水平落后的现实情况下，如不控制人口增长，盲目发展人口，势必加重国家负担，冲击国民经济计划，影响国家积累和建设，影响人民生活和健康，延缓四化进程。只有两种生产一起抓，使人口与国民经济保持一个合



理的比例，才能促进四化建设早日实现，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与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

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快慢对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们今天的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我国二百年前只有两亿人。一直到全国解放增加到五亿多。解放后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改善了，人口增加速度很快。三十年增加了四亿多。现在已接近十亿。如再不控制，到本世纪末，就有可能突破十三亿，这对四化建设事业将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对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必须做出严肃的选择，要么严格控制人口增长速度，要么延缓四化事业的进程，放弃四化建设的目标。而后者就意味着对后代子孙的犯罪。

现在中央下大决心控制人口增长。问题在于几千年封建影响和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干扰，使不少人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仍处于愚昧状态，对计划生育持消极抵触态度。这个阻力是很大的。对此，我们决不能迁就让步，必须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把计划生育的观点，牢固地树立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之中。

愚昧的人骂我们抓计划生育工作是缺德。他们把问题完全弄颠倒了。计划生育不仅不是缺德，恰恰相反，它是为后代子孙积大德、造大福的事业。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与国民经济平衡发展，这就无形的为国家为人民增产了大量的财富。可以想像人们少生孩子，少请病假、产假，节省了许多喂奶、看孩子的时间，这样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就多了；实行计划生育，生育少了，幼儿园托儿所、学校、医院、生活

福利设施、宿舍、商店、影院戏院、交通运输设施都可以少建，这就直接给国家节省了资金；人口少了，服务行业的人减少了，直接生产的人就多了；人口少了，直接节省消费资料，这就等于增加了生产；人们孩子少了，精神的、经济的负担都小了，生活好，身体健康，学习时间多了，科学文化技术水平都会相应的提高。这种心身健康、舒畅，精力饱满充沛的精神状态，势必对工作和生产带来很大的积极作用，这是很难用数据表述的。总之，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效果是为社会节省了开支，增加了生产，创造了物质财富。就像修一条大铁路，生产战线从一端修建，计划生育工作战线，是从另一端修建，异曲同工，都是在为人类造福。

有的人不理解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他们有抵触，我们要耐心地宣传开导他们，使他们觉醒起来。我们作计划生育工作的干部，自己不要妄自菲薄，而应当理直气壮的信心百倍的去工作，我们应该自豪。那些蒙昧落后骂我们缺德的人，迟早会觉醒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为祖国的四化事业而做好人口工作是一项极重要极光荣的工作，我们应该努力去做。

馬寅初先生 及其“新人口论”

唐 堯

馬寅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教育家。同时，也是我国现代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

如今馬寅初先生年事已近百岁，是我国学术界一位德高望众的老前辈。他曾经历中国近百年的政治大变动，始终光明磊落、坚贞不屈、敢于探索真理、不断追求进步，成为我国学术界闪闪发光的明星，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馬寅初先生的许许多多轶事，已成广为传诵的佳话。其中最可歌可泣的就是围绕“新人口论”所开展的一场斗争。如今历史已经证明：馬寅初先生是我国人口问题首倡曲突徙薪的伟大人物。在这里，謹就馬寅初先生及其“新人口论”作一简要述评。

一、馬寅初先生是位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

馬寅初先生誕生于一八八二年，幼年生活在浙江紹興一个酿酒作坊主的家庭里。他十六、七岁时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后又转入天津北洋大学攻读矿冶专业。一九〇六年他从北洋大学毕业后，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经济学，获得双博士学位。一九一六年

他学成归国后，就被蔡元培先生聘请到北京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后任教务长。早在“五四”运动前夕，他就是北京大学一位学识丰富的知名教授了。

一九一八年庆祝欧战胜利，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群众讲演会上，蔡元培先生提出了《劳工神圣》口号，马寅初作了《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的报告，曾受群众的热烈欢呼。

在“五四”运动中马寅初先生受到革命的洗礼，成为反帝反封建，要民主要科学的积极战士。

此后，马寅初先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并密切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弹劾朝政，抨击时弊，提出一系列改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方案。他反对国民党政府搜刮民财的卑劣行径，曾当面指责孔祥熙：

“你们财政部上上下下在这种勾当中，到底捞到多少油水？”从而，马寅初先生在人民群众中深受尊敬和爱戴。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寅初先生投入了爱国救亡运动。他在重庆被邀请作星期讲演时，他痛斥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和独裁统治，揭露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通过通货膨胀大发国难财。他曾愤怒地指出：“如今国难当头，人民大众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浴血奋战；但是那些豪门权贵，却趁机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流血抗战，后方平和满贯。真是天良丧尽，丧尽天良。”马老在会上正式提出要向四大家族征收战时财产税的倡议，博得听众雷鸣般的掌声。可是国民党政府大官权贵听了很不舒服，如同骨鲠在喉，针芒在背，于是他们就采取了种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对马老进行收买、利诱和恫吓。先是送来蒋介石名片，邀请赴宴，遭到拒绝；接着又要封给高官厚禄，仍遭碰壁；最后便

送来装有子弹的信，并威胁说如再敢开口，就要品尝“卫生丸”的滋味。

马寅初先生面对强暴，毫不畏缩，还是去重庆大学礼堂作报告，继续揭露蒋宋孔宗四大家族的倒行逆施。并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地对台下说：“我知道，在人群里就有特务，他们的枪口也许正对着我呢，要开枪，你们就冲着我的胸膛开吧！……因此，我特地把我的妻子儿女都带了来。如果我惨遭毒手，也让他们知道我是怎样死的”，马寅初先生在这次讲演后不久，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了。

一九四〇年马寅初先生被蒋介石集团投入了息烽集中营，后来移至上饶集中营。一九四二年出狱后，又被软禁在重庆歌乐山家中。马寅初先生的崇高的爱国热忱和大无畏的精神，深受各阶层人士的普遍颂扬，也得到我们党的高度评价。一九四一年，当马寅初先生六十寿辰之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同志曾书赠对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牀有龟”。为马老祝寿。新华日报也赠送了一付对联，上面写着：“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热情赞扬了马老大义凛然，刚直不阿的高尚节操。马寅初先生对这两副对联十分珍爱，几十年来一直精心收藏在自己身边。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寅初先生由重庆返回上海，应黄炎培邀请去中华工商专科学校讲学，并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当他刚在上海落脚，抽空回杭州故乡，探望久别的亲邻之际，正赶上杭州十四所大中学校游行示威，抗议蒋介石向美国政府“开放内河航行权”和发动全面内战。马老闻讯，立即挺身而出，走到学生队伍的最前列，慷慨激昂，带头高

呼口号：“打倒官僚资本”！“反对内战”。正在游行途中，突然降起了大雨，马老偌大年纪被雨水浇淋着，仍坚持到底，实在令人感动。马老回到上海继续参加风起云涌的学生爱国运动和其它民主运动，他多次上街示威游行，都走在学生、工人们队伍的最前列。他痛斥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政策，并号召抗兵抗粮。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海法学院学生为纪念“五四”运动周年纪念，张贴标语、漫画，遭到国民党警察当局的迫害，从而开展了罢课抗议活动。学生自治会特邀请马寅初先生莅临讲演，马老在晚会上分析了蒋介石卖国内战政策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灾难和人民的疾苦，指责了国民党政府法西斯统治的罪恶勾当，当时在会场上有少数特务学生发出怪声。马老当即义正词严地指出：“我说的都是爱国的道理，谁不同意可以站出来辩论”。在场的特务们被驳得哑口无言，会后为了从安全考虑，同学们还派了专人护送马老返回寓所。不久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又邀请马老去发表讲演，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了阻止马老前往，曾扬言：“马寅初胆敢出席就杀死他。”马老听到这种威胁后嗤之以鼻，毫不顾虑个人安危，预先写下遗嘱，毅然决然如期赴约。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军队在内战战场上节节失败，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于是在蒋管区内便本加利进行白色恐怖。马寅初先生的处境已很危险，为了避免国民党崩溃前夕对其下毒手，我党地下组织秘密安排了送马老经由香港辗转进入华北解放区。

从此，马寅初先生结束了他在漫长黑夜里进行战斗的历程，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开始了他新的生活和斗争。



二、马寅初先生为“新人口論”问世而斗争

一九四九年九月马寅初先生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马寅初先生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位经临五朝弊政已年过七旬的老人，当亲眼看着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庄严地升起，迎着浩荡东风飘展时，竟激动得喜泪夺眶而下。

建国以后，马寅初先生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积极献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位曾同蔡元培先生立誓在旧社会“不做官，不当议员”，多次拒绝蒋介石授以财政部长、中央銀行行长等高官厚禄的马寅初先生，却愉快地接受党和人民政府所委以的重任。这真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马寅初先生曾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三届委员，第二届、第四届常务委员，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付主席兼浙江大学校长，后又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付主任兼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虽然已是高龄老人，但仍非常勤奋而积极的工作，有时竟忙到夜深三、四点钟才入睡，他真是一位精力旺盛，不知疲倦的人民好勤务员。

马寅初先生前后所撰写的主要论著有：《中国经济改造》、《经济学概论》、《通货新论》、《马寅初经济论文集》、《马寅初讲演集》和《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等。

一九五三年，我国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工作。

这是我国开天辟地以来的一大宏举，它第一次提供了我国人口的准确数字。马寅初先生感到极大兴奋。在旧中国他曾多次为此事呼吁，历届政府均未曾置理。新中国建立不过三四年时间就着手进行这样一项艰巨的工作。在这里，美中不足的是五三年人口普查仅提供了静态数字。如能每隔几年普查一次，就可得出动态数字。并从中知道我国每年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以及自然增长率，可作为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参考。为了弥补以上不足，马寅初先生便利用人大代表、人大常务委员视察工作之便，每到一地必深入工厂、农村同工人、农民和干部在一块座谈、讨论、共商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大计。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他先后三次视察浙江，跑到家乡登门串户进行实地调查农村人口增长与粮食生产的发展情况；探索我国人口变化的规律。

从一九五五年开始，马寅初先生就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问题发表了一些文章和演讲，并以人口问题作为他研究的中心课题，马寅初先生根据大量的调查材料和向政府经济部门索取的资料、查阅的数据，经过认真研究，写出了题为《控制人口和科学研究》的发言稿，提交人代会浙江小组讨论。但是，好多代表对人口问题不大重视，甚至有人担心弄不好会落到马尔萨斯的窠臼里。马老只好把发言稿收回来，继续找人磋商恳谈，走访学有专长的有识之士，逐步引起了一些同志的共鸣。

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先生终于畅谈了我国人口问题，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马老大受鼓舞，非常振奋。他在接见文汇报记者时说：“现在人口问题可以公开谈了，这说明我们国家进步真

快。”他在接见印尼的人口问题的专家时，真诚地表露了自己的心情说，对于我们国家能有这样一个好政府，感到由衷的自豪和骄傲。马老认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时机到了，于是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召开的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他便把《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正式提案写成书面发言，向党、向国家、向全国各地的代表，全面地阐述他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当年七月五日人民日报又全文发表了马老的这篇书面发言。于是《新人口论》终于问世了。

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以及在此前后所发表的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讲演，虽然篇幅不长，但观点鲜明，论据确凿，富有远见卓识。特别是他一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把人口高速增长说成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教条，冲破“人口多是好事”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束缚，因而格外洗人耳目，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也引起了一些争论。

本来在学术问题上有不同看法，发表不同的见解，彼此相互争论，是件正常的事情。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九五七年夏瓦亮晴天，突然来了一场疾风骤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凡是曾经同意马老《新人口论》观点的学者、专家以及在校读书的大学生，都纷纷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报纸上有些文章，在批判右派分子的“人口论”时，总要含沙射影地涉及马老。甚至也有文章已经不点名地对马老进行批判。

一九八五年夏，由《光明日报》带头，开辟了专栏，指名道姓地批判起马寅初先生的所谓“反动的”《新人口论》来，在这些长篇短论的批判文章中说理太少，扣帽子很多。

因此，马老气愤地说：“《光明日报》不光明！缺乏光明磊落以理服人的精神”。

到了一九五九年下半年，斗争进一步升级。党内那个所谓“理论权威插手了。他发出一道黑指示：“马寅初的观点就是艾奇逊的观点，要象批艾奇逊那样批马寅初”。于是乎大学校里的教授、有学位的研究人员和经济杂志的编辑先生，统统上阵了，前后炮制了200多篇所谓批判文章，它们毫无例外地均采用了断章取义和牵强附会的手法，硬把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观点与艾奇逊的谬论、马尔萨斯人口论联系起来。然后断然宣布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翻版”。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什么：“《新人口论》发展了马尔萨斯人口论，而且比马尔萨斯人口论更加反动。”还有什么“一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一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等等政治帽子也一齐扣到马寅初先生头上了。从而学术争鸣变成了批判围攻，科学讨论变成了政治讨伐。

一九五七年冬正当北京大学校园里，贴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对将近八十高龄的马老进行批判围攻之际，那个所谓的“党内理论权威”又窜进北大校园煽风点火，他竟坐在马老身边，阴阳怪气地对台下群众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这一棍子好比是拍卖行老板敲木榔头，一锤定音。从此，马寅初先生便由一位正直的爱国志士、进步的民主战士，被贬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了。”正如马老在反驳时所指出的：“有人称我是马尔

萨斯主义者，我则称他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如今历史已无情的宣判了那位“理论权威”，是货真假实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骗子。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马寅初先生面对那黑压压一片围攻文字、风派文章，既不气馁，也不苟同，而是理直气壮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马老连续在《新观察》、《北京大学学报》、《中国经济问题》上发表了十多篇说理性很强的文章。马老越写斗志越旺，并一再声明“希望批判者摆事实、讲道理、要以理说服、不可依靠人多的力量来压服，何况以力压服总是压不倒的”。马老还坚定的表示：“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

后来，压力愈来愈重了，马老的文章再也无处发表了。看来势头对马老更加不利。有些老朋友也来劝马老，不要再坚持了，认个错了事；不然的话，就要影响其政治地位，前途不堪设想。在这面前有两条路，马老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虽然马老很感激朋友们关怀和好意，但是不能从命。

“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于是马寅初先生就遭到了免职、罢官的厄运，并被实行了“全面专政。”

可是马寅初先生并没有被压垮，他仍然在不屈不挠的战斗着。他在家深居简出，埋头研究中国人口问题，著述人口问题文章，他把自己的观点和论据用墨笔写在一张张白色宣纸上，然后放在地板上，用浆糊把它们粘在一起，成为一张完整的巨幅，自己反复阅读后，再把它卷成一卷，外边用纸

封好，存放到书柜里。为此一卷又一卷的写作着，不久就放满整个书柜。甚至马老生病住进医院，也没有中断写作，多少年来，不分寒暑、不分昼夜、伏在案头呕心沥血，撰写那有益于人民的篇章。马老对劝阻他的亲友说：“正因为我年岁大了，我才更应该把我悟彻了的真理，及时地纪录下来，警告世人……”。他还说：“使世忘我浑容易，使我忘世却自难！我总希望把我微弱的声音喊出去，引起人们的注意！”并深信：“真理之光终究要透过云雾，照亮人们心田中的昏暗。”

一九七六年十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再次获得了解放，通过拨乱反正，人口理论研究中长期受极“左”路线的干扰已开始清除，马老多年来所蒙受的不白之冤终于昭雪了，他已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荣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他的《新人口论》获得了新生过去一切强加于它的诬蔑不实之词也已推倒。如今《新人口论》已重新出版问世了。

三、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主要内容

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是他多年来研究中国人口问题和进行实际调查所作的重要成果。它是马寅初先生在五十年代所作一系列有关人口问题的讲演、论文的结晶，也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新人口论》中闪耀着马寅初先生智慧的光华，他的学识渊博、真知卓见、熟思远虑、以及所掌握和运用大量实际材料与确凿数据，实在令人信服并感人肺腑。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